

1117
第八辑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八月

兰溪文史资料

兰溪文史资料

第八辑

浙163/39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八月

兰溪文史资料

第八辑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号

浙出书临(90)第65号

开本：1/32 字数：10万

一九九〇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兰溪市印刷厂印刷 定价：1.30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兰溪市第八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主任：赵立言

副主任：郭瑞升 俞瑞鸿 黄昇平

委员：杨学良 张满土 曾真贤
徐文洪 施兴泉

目 录

为师范教育事业而献身的徐旭东	郑根泉(1)
略谈李笠翁及其剧本	曹百川述著(8)
忆兰溪暑期补习学校	叶志麟 蔡平(19)
八年孤军生活	章渭源(29)
我所知道的旅台科学家——曹謨先生	胡汝明(63)
家乡人喜谈郎静山先生三喜临门	施廷扬(66)
黄埔军校及其兰溪籍同学简况	俞瑞鸿 王模(69)
回忆我在国民党105师	周志芳(77)
安仁街高地争夺战	季时雍(82)
出国作战琐忆	王通一(85)
省立九中学潮中的兰溪籍学生	郑根泉(89)
解放前夕的兰溪旅沪同学会	王开甲(92)
方希亮先生传略	王开甲(95)
解放前学生捣毁国民党的兰溪警察局事件记实	蔡启生(101)
中央国医馆理事张寿颐	蔡斌(105)
杨遇春医师二、三事	杨学良(107)

①

关于兰溪神农氏庙	徐希庆	(111)
和安寺遗址考略	童俊伟	(113)
婺州窑系兰溪嵩山青瓷古窑考	陈念慈	(119)
梅溪的筏运和筏工	鲍文达	(124)
十里亭村的由来	周志芳	(127)
兰溪实验县政府施政概况	邱溪源	(129)
末代师爷韩剑萍	施兰舫	(143)
日军火烧富华丝厂	王 模 伍柏林 郑胜明	(146)
回忆和美军战俘的一次谈话	殷 群	(148)
关于《兰溪临时县治纪略匾》	李祝华	(151)
兰溪县国民党组织简况	王锡荣	(153)
中国每隔二十至二十三年间发生一次特大洪水 的史记	郭瑞升搜集	(110)
忆绍兴会馆楹联一副	施兰舫搜集	(128)
第七辑勘误表		(164)

为师范教育事业而献身的徐旭东

郑根泉

徐旭东，原名徐曠，以字行。乳名肇焜。一八九八年生，兰溪南门外马鞍徐村人。祖辈迁居兰溪城区桃花坞尚义堂（现门牌一号）。父凤林，排行二，母周氏。父辈兄弟五人，居住一起，一家二十多口。伯父负责经理德大山货店（理自由路14、16号址）。民国十年前后（确切年份已记不清）春节时，德大山货店被回禄吞没，损失惨重，尚义堂祖遗房屋出卖抵债。于是父辈五房均迁出，租赁住房分居。旭东兄弟四人，即肇群（徐仁）、肇森、肇焜（旭东）、肇壬；妹一春英，适郭姓，现年八十多岁，尚健在。凤林在家任塾师。因此，旭东幼年即由其父启蒙。兄徐仁，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在杭州城马坡巷）毕业，但毕业后没有做过法官，也没有挂牌做律师，大半生是经营兰溪电灯公司。凤林在世四十二年即病亡。因此旭东弟妹均赖母周氏扶养成人，但周氏也只活了五十多岁而病逝。凤林家境贫寒，但家教甚严。旭东少年时期，读书认真，学业成绩优良，县立云山小学（旧制，分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七中，毕业后，即在兰溪南门后官塘的私立赵氏著存小学（即现解放路小学）执教。边教课，边复习功课，终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并以教育为副系。旭东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均为上乘，深受刘大白先生器重。生活俭朴，依寒其兄的支持

与亲友借贷，完成大学学业。大学毕业后，被聘任浙江省立四中（即宁波中学）英语教师。教学之余，翻译英国小说《擎船》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离开宁波，任杭州《民国日报》社编辑。一九二九年六月至十月间，徐出任西湖博览会教育馆总干事。在这短暂的工作期间，因其思想言论偏激，引起浙江省政府第四科的注意（当时，省政府主席为张静江，四科科长为何秉达），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后经其师刘大白出面保释始得出狱。大革命后，浙江省一度试行“大学区制”，即省不设教育厅，凡属全省教育行政业务，包括全省十一所省立中学以及各类专科学校之管理，均归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第三中山大学当时首任校长为蒋梦麟，秘书长刘大白。一九三一年前夕，大学区制撤销，设立省教育厅，直辖于省政府，主管全省教育行政工作。国立第三中山大学也改称国立浙江大学，直属教育部。蒋、刘调教育部，分任部长，次长。旭东也跟随去南京教育部，任教育司主任科员。回忆一九三一年冬，我适在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借读（我入学的浙大农学院，蚕桑学系日籍教师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无人授课，因此借读），曾与徐治成（即徐咏平，当时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他与旭东是叔侄，我同他们有姻亲关系），同去旭东住所看望他时，三十多岁的旭东，生气勃勃，谈笑风生，给了我一个精明干练，将来定能创立一番事业的印象。不久，陈布雷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徐即辞去教育部主任科员，就任浙江省教育厅督学，一般称呼为“省督学”。陈以徐工作认真负责，善于解决中等学校有关实际疑难问题而推荐徐旭东，内定为杭州师范学校校长的后备人选。旋陈布雷卸任，继任厅长叶

潮中。不久，杭师校长章颐年提出辞呈，经省政府批准，任命徐旭东为杭师校长。一九三四年七月，徐旭东成为杭州师范第二任校长。

徐到任后，首先抓新校舍的筹建。身为校长又兼总务，事必躬亲，勤加监督。包括师范部与附属小学的校舍建成后，师范生的学习、教学、实习场地得以解决。嗣又新建田径场，各类球场，都在同一年内完工使用。一九三五年春，又建造健身房（兼充会堂，又是雨操场）。以三十年代的中等专业学校而言，杭州的体育活动用房成为全省之冠。徐对图书、仪器等设备，甚为重视，千方百计地设法充实，添建图书馆、阅览室、书库等。

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必须有高质量的教师。徐延聘了一批有名望、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学者、专家担任杭师教职。例如：著有《十三经注概论》、《经与经学》、《诸子与经学》、《文字学》等名著的蒋伯潜先生；擅长山水、花卉画，著有《美术史》、《艺用解剖学》等著作的美术家吴丹书先生；艺术大师李淑同（即弘一法师）的高足刘质平先生以及顾西林、俞子夷、张同光、蒋文荪、宋文翰、罗绳武、唐颖犀（兰溪人）、祝其乐、唐兆祥（兰溪人）、赵迄今、周天初、孙多慈、叶元桂、吴克强、袁恒初、周百皆、戚昌骥、郑仁山、方祖泽（我在九中读书时的英语教师）等先生。或留学回国，或在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均为教学认真负责，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社会上有名望，受到学生尊敬的教师。

徐又组织教师分赴全国各地参观考察，以资借鉴。每年度通过各种教育研究会专题研究报告，对教育理论

结合教学经验的论著，按质定稿，及时在《浙江教育行政周刊》及《浙江教育》刊登，使教学经验得以交流、推广。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事起，秋季开学后，由于敌机狂轰滥炸，无法正常上课。政府机关，公私立学校，都在作好后撤迁移的准备。在徐的主持下，杭州先将贵重图书、仪器等运往建德县城梅城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徐旭东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含泪宣告局势紧急，只有服从政府命令撤至后方，号召全校师生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共同克服困难。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从南星桥出发，乘帆船溯江而上，三天到达梅城。暂借严州中学部份校舍继续上课，坚持到十二月底，学期提前结束。一九三八年一月，浙江省教育厅命令杭师暂缓开学，教职员留职停薪，学生回乡。徐旭东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率领留守人员前往丽水，在丽水城潘信昌店号内设立杭师办事处，办理学生转学或借读手续，以及杭师结束事宜。同年七月，省教育厅将沦陷区的嘉兴、湖州、杭州等地区七所中学、师范学校组成省联合中学，校址择定丽水县碧湖镇。八月招生开学。“联中”行政机构改为委员制，组成校委会。委员有杭州高中校长项定荣（胡伦清代），杭州女中校长孙简文，杭州初中校长唐世芳，杭师校长徐旭东（徐在贵阳，由唐兆祥代），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陈贻荪（沈威震代），嘉兴中学校长张印通，湖州中学校长周翔，张印通任主委。校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部设主任，高中部主任张印通，初中部主任唐世芳，师范部主任徐旭东（唐兆祥代）主持校务。这时徐旭东（1938年4月）因杭师停办，应教育部聘任为中小学教师贵州服务团委员，随团前往贵州

遵义地区工作。直至1938年七月才返回浙江就任浙江省联中校委兼师范部主任。同年八月省教育厅令将“联中”师范部单独成立浙江省临时联合师范学校（简称联师），徐旭东出任校长。“联师”与“杭师”，名称虽异，办学方针仍未变更。从一九四〇年起，扩大招生，并增添简师班；另在碧湖山峰附近添建茅房，设立“联师分部”，聘唐颖犀（字敏生，兰溪人）任分部主任。经过惨淡营划，在抗战时期的后方，学校规模已可差强人意，弦歌不辍，培养师资，徐氏是有贡献的。但是日寇亡我之心不死，仍时时窜扰，一九四二年日寇流窜浙东后方山城，一九四四年日军再度入侵碧湖，联师两度撤退疏散，学校与师生，精神与物质，损失极大。一俟日军退出，局势稍定之后，联师仍回碧湖复学上课。作为一校之长的徐旭东，备受艰辛是意料中事。抗战八年，学校一搬再搬，徐多方擘划，耗尽心血，过度劳累，致使体弱多病，勉强坚持，积劳成疾。一九四二年日寇第一次发动浙东事变时，教育厅曾经下令解散“联师”。徐旭东据理力争，坚持“联师”不能解散，这是对学生负责。如果解散联师，一大批在校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将如何安置？终因徐氏的坚持，才使学生免受失学流亡之痛苦。一九四四年冬季，教育厅在云和召开中学校长会议，会议目的，原来规定讨论接近胜利前夕，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完成战时教育任务。但徐旭东在大会开幕式时，首先起立发言，人称之为“开头炮”，历陈师范学校的学生（公费生）生活艰苦，连饭都吃不饱，他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讽刺当局坐视不救，形容财政厅拖欠学校经费的恶劣行为。他自称是“讨饭校长”，学校是“施饭学校”。他接着又说“时至今日，

已到了无饭可讨，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要求财政厅稍存天良，开开大恩。”因之各中学校长相继发言响应，向省政府财政厅请愿，当时在云和出版的《东南日报》刊登徐的发言，并撰写以《为各校师生请愿》为题的社论，表示支持，徐的呼吁哄动全省教育界，影响颇大。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一年一月，我在丽水县政府帮助县长朱毅生照料日常事务。这段期间，曾去碧湖看望徐旭东，见他忙得很，面带倦容，就说：“你身体总得注意一点吧”。他说：“忙，我不在乎，气愤的事太多，我实在忍受不住”。不料，这一次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会面。

徐旭东从一九三四年七月任杭师校长职，到一九四五一年十月三十日，在职十一载有余。接长杭师，多方擘划，耗尽心血，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仅四十六岁，人生中，正在中年“黄金”时刻。逝世之时，又正处于八年抗战取得胜利，杭师正期待着徐为复校省垣杭城的关键时刻。徐终生为师范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徐的逝世，对师范教育的开拓与发展，是莫大损失。徐辞世后，两袖清风，身后萧条，一无积蓄，遗有子女六人，尚在幼年，国民党政府并无分文补助或津贴。后经徐生前友好及毕业校友倡议发起义卖募捐，才筹集到一部份。徐氏灵柩运回兰溪后，先厝在枣树村，后安葬于白沙岭朱山（即电缆厂附近）与父母墓穴同在一处。

杭师于一九四六年五月，曾汇集资料刊印《徐旭东故校长表彰录》，分赠诸校友与生前的友好人士，以留纪念。一九四七年元旦杭州湖滨南山路杭师教学大楼落成，命名为《旭东楼》并举行命名典礼，借以体念。同年六月二十三日，杭师

建校十六周年，举行《徐旭东校长纪念碑》立碑典礼，并设置徐旭东奖学金，以励来者。

徐旭东生有四女两男，四女依次为勣志、青志、锡志、尚志；两男：持平、立平。现都在各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例如长女勣志系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大夫；长子持平系金华市中心医院院长，胸腔科手术专家。

一九九〇年三月于兰溪

《资治通鉴》一则

人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

略谈李笠翁及其剧本

曹百川 遗著

曹谦（1891—1972）字百川。原籍安徽，祖迁居游埠镇大街里。父清泉，光绪十八年（1892）乡试，中江南解元，未仕即病歿。谦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曾任浙江省立第七中学、金华第一中学教员，厦门大学、英士大学副教授。幼承家学，治学严谨，博通文史，尤精版本之学。为人谦恭有礼，有古君子之风。1972年病卒。著有《文学概论》、《藕孔集》、《韩非法治论》等书。

一九六四年冬，福建前线电台交来采访任务，唐知远同志约我赴游埠拜访曹百川先生。

适百川先生不在，其二弟仲采先生接待我们。仲采先生也十分热情好客，善谈。当得知采访李渔事迹时，不仅滔滔不绝谈了李渔的许多传说故事。并陪我俩赴孟湖看了李渔故居遗址及且停亭。还把百川先生的手稿《略谈李笠翁及其剧本》给我们看。当时，因备作组稿需要，征得同意后，就抄在笔记本上。打算日后再访时，当面请百川先生指教。

谁知文革一场浩劫，竟将原稿毁之一炬，实在可惜！现为使前輩遗著不致湮没，特将昔日抄录百川先生遗稿寄奉。

蔡斌 笔 1990.5.6

本篇所谈，只是关于李笠翁的远游时代，溯追笠翁的名称和剧本种种，我考察所得和时人记述有所出入。我对于笠翁剧本内容的看法，前后有所不同。现把这些肤浅之见写成此篇，就正于读者。

(一)

我家离笠翁故里夏李村仅十余里，得借读夏李《李氏宗谱》。据《谱》所载：笠翁父名如松，兄茂。笠翁是次子，名渔，字笠翁。父兄皆谋生他乡，可能在江苏如皋行医或为药铺店伙。《谱》载大伯父如椿，其后裔多住扬州，操医药业。笠翁父、兄亦以医药为业而侨居如皋。如皋是扬州的邻县，有兰溪人所开历时数百年、远近闻名的实裕药铺。笠翁父兄可能与该店有关系而在如皋操医药业的。笠翁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生于如皋，少时生活无可考。崇祯八年（1635），笠翁年二十五，得到学使许豸的赞誉，声名骤著，地方官吏另眼看待。自此时至明北都覆灭，其间约有九年。笠翁建筑“伊园”，当在此时。笠翁是个“糊口尚愁无宿粒”之人，（诗集《拟构伊川别业未遂》诗）而能筑此园，其资得自金华地方官吏的赠与。伊园别业仅一堂一亭，两个南北相对小轩，一个船形小阁，一条曲折的小桥，略有花木之胜而已。园为笠翁所有，不到十年、经清初兵燹，伊园全部卖去。黄山农《玉搔头》序说：“笠翁家素丰，其园亭罗绮甲邑内，久之中落”。是不确的。

这时笠翁虽贫窘而意气豪迈。丁澎笠翁诗序云：“予与李子交最久，顺治初，即识之于婺州（今浙江金华），时

李子方少壮，为任侠，意气倾其坐人。后余两人各有四方之志，历十年所（许）。予在京师，李子自瀔（兰溪）迁于杭，无所合，遂去游燕。更二十年，始聚于金陵之长干，李子实流寓于此”。此序作于康熙戊午（1678年），是笠翁将自金陵移杭州之前一年。序中历叙两人三十年之聚散，可据以考笠翁之行迹并核实其年月。戊午前二十年为戊戌（顺治十五年，1658年），是笠翁离杭北游之年。前三十年为戊子（顺治五年、1648年）是两人会于金华之年。不久，笠翁即离开家乡，侨居杭州了。这时，笠翁年龄约四十岁。笠翁开始这一远游，已在壮年之后，而游国恩编《中国文学史》（1038页）所说“（笠翁）自少游四方”一语，须包括他生于如皋以及往来省亲而言，否则是不合事实的。

（二）

笠翁往如皋省亲和冷应乡试，是到过杭州的。

丁澎，杭州人，是西泠十子之一。顺治五年，笠翁同他结交不久，迁居杭州，又与十子之毛稚黄、孙治、陆圻结交，并和侨居杭州之女诗人黄琼介（曾为《意中缘》作序）、毛瑞淑（曾为《比目鱼》作序）相往来。毛稚黄精韵学，著有《韵学通指》，笠翁极为倾仰，这对于笠翁的审音制曲，是有益处的。笠翁居杭，有七、八年之久。这时，他潜心著述，写了很多的小说、剧本。小说有《无声戏》、《十二楼》，剧本则有《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比目鱼》、《玉搔头》。《十种曲》的多半是在杭州写成的。他在杭州，开设书店，刻印自己所写的诗

文、小说、剧本和一些他所筹辑的杂书，销路颇好，借以维持生活。此时地方显贵能照顾笠翁的仅有一巡监御史许徵彩（许豸之子），因而不太得意。丁澎《笠翁诗序》所云“无所合”，虞藐《怜香伴》序所云：“才大数奇，所如空遇”，虞鏤《风筝误》序所云“悼游泽畔”都足以证明笠翁在杭的景况并不很好。而赖以养家的印书业又发生苏杭书商翻刻夺利之事，莫之不得，因谋移家。他给赵声伯文学书说：“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弊，翻版者多，故违安士重迁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图”。这是促成他移居的原因。

笠翁第一次居杭颇久，把它作为第二故乡。“湖上笠翁”之称，大约始于此时。他与毛稚黄书云：“弟向在湖上时，益友二三，于吾话首屈一指。”此所谓“湖上”者，即指杭州。他在著作、函牍中，经常用“湖上笠翁”署名或自称。如《一家言曲序》、《偶集凡例》皆于“李渔”之上题“湖上笠翁”。在与陈孝山书云：“使数十年来无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少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自称“湖上笠翁”；与丁飞涛仪部书云：“词场突出一飞将，湖上翁之片帆”。自称“湖上翁”。而他人亦有举以相称者，如《曹细君方氏像赞序》，曹石匡述其妇方氏生时“非湖上笠翁之书不读”。这些都在笠翁晚年迁居湖上以前，而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1038页）却云：“晚年由南京移杭州西湖，因自称‘湖上笠翁’，这是沿《兰溪县志》之误，应加以辩明的。

“湖上笠翁”这一称谓，笠翁不仅以此表明里居，恐怕还含有其它意义。笠翁常自称“草莽残夫”（见《复柯岸初书》）、“披蓑戴笠之人”（见《与陈蕊仙书》），他有把